

李乔评传

◆ 黄玲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序一

王天玺

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活跃，离不开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云南省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文学曾以强烈的边地特色民族意识在全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今天，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深入开展民族文学传统的研究，包括对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认真总结我省老一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对繁荣我省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玲同志的学术著作《李乔评传》，选题就是有价值的。本书对我省彝族老作家李乔同志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值得提倡和鼓励。

彝族文学有着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曾经产生过《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等创世史诗，也产生过《阿诗玛》、《妈妈的女儿》等优秀叙事长诗。但是，彝族的作家文学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40多年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交响乐的一个重要声部。我省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李乔同志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为本民族文学，为

云南文学以至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声誉。他以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成为彝族文学的拓荒者。这部作品至今仍有长久的艺术魅力，1995年又被列为《全国百部爱国主义长篇名著》之一。李乔同志现已87岁高龄，出版有《欢笑的金沙江》、《未完的梦》等6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集，至今仍笔耕不辍，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普遍的敬重。李乔同志出身贫苦，历经艰辛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成功之路。30年代初他就接受了进步文学的影响，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在国家民族的危难之机，又弃文从武奔赴抗日前线。新中国建立后，他和各族人民一道迎来了祖国的春天，也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春天，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彝族人民挣断锁链翻身解放的欢声笑语。他的人生道路对青年一代作家和广大读者有重要启示，他的作品始终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潮流同步，蕴含着丰富的创作经验。认真总结李乔同志的创作历程和经验，对推动今天的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黄玲同志是我省年轻一代的彝族女作家，近年来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又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她能在教学和创作之余，下功夫深入研究老一代作家的创作历程，十分难得。经过艰苦努力，《李乔评传》终于完稿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全书从李乔初涉人生写起，记叙他追寻光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艰难历程，分析李乔同志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创作与作家人品的关系，分析李乔同志创作的艺术个性。《评传》认为李乔是彝族文学的拓荒者，李乔的贡献又不仅仅局限于彝族文

学，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创作已经构成了云南 20 世纪的历史画卷，具有史诗般的宏阔与壮丽。

年轻一代作家来对本民族老一代的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研究的过程即是深入学习的过程，相信黄玲同志已从老一代作家的人生道路、艺术经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无论在今后的教学还是创作中，都会感到受益非浅。

1996 年 7 月 2 日

序二

晓 雪

早在1982年，李乔同志就曾很兴奋地同我谈到，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应届毕业的云南籍彝族女大学生，名字叫黄玲，很有培养前途。当时我们虽未能见面，但是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不久，我在《民族文学》上读到了她介绍李乔同志的文章《金沙江的歌者》，随即又读到了她研究李乔创作道路的毕业论文。我省少数民族的文学队伍中有了一位从事文学评论的女作者，我感到格外高兴。

后来我知道黄玲同志分回昭通师专从事教育工作。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她搞研究、评论少了，而转向写小说、散文。我们见面、交谈，多半是在省文联、作协举办的民族作者笔会上。使我更加高兴的是，这些年黄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表明，她能够“双枪并举”，既能搞评论，也能搞创作，是善于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起来的女作家。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写《李乔评传》，是黄玲10多年来的宿愿。实际上她

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与李乔的研究。1994 年调到玉溪师专后，她感到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静心地思考与创作的环境和心境，便“重新追寻那似乎已渐渐消逝的梦”而用近一年相对集中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专著。

写评传，搞评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激情，第二要占有资料，第三要独立思考。这三条我认为黄玲都是具备了。

搞评论，写评传，像搞创作一样，需要有火热的充沛的激情。没有激情的文章只能是冷冰冰、干巴巴、没有光彩的。评论家对他的研究评论对象——作家作品，当然应当作冷静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但这种分析和评价应当建立在满腔热情地关注与研究的基础之上。黄玲怀着对本民族文学先驱的尊敬和爱戴的心情，来研究李乔的作品，来写李乔的评传，那从头到尾贯穿在她的全部文字中的理论激情，是显而易见和相当感人的。

黄玲大学毕业后，在师范专科学校当了 10 多年的教师，锻炼了她作为教师和学者兼而有之的那种极端负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她深知写评传、搞专著，特别要对像李乔这样已走过 87 年人生旅途、有了 66 年创作经历的老作家作全面的评述，当然绝不能仅凭一点热情和灵感，也不能仅仅看他已出版的几部作品，而必须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占有他数十年生活和创作的有关资料。所以她在全面收集和研读李乔解放前后发表的全部作品的同时，还一次又一次地从玉溪跑到昆明和李乔同志长谈，并通过打电话、写信和面谈等多种方式，向所有她认识而又比较熟悉李乔同志的人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包括李乔的兴趣爱

好、个性特征和有关他生活与创作的各种故事。我也曾写信和口头向她提供过资料和参考意见。这就使她这部专著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而成为一部把文学性、资料性、科学性较好地结合起来的作家评传。

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当然还要作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和深入思考。李乔是当今健在的不仅是云南而且是全国从事创作时间最长、年岁最大的少数民族作家，是彝族当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先驱，也是我省首先应当系统研究和全面总结的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老作家。但过去我们对李乔同志的研究和评论很不够，几十年来全国各地报刊公开发表的评论李乔的文章不算很多，对李乔的创作道路及其成就作系统研究并有独到见解的有份量的文章更少，这就使黄玲完成《李乔评传》的工作显得更艰难而重要。可以看出，黄玲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前提下，在参考了别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作了认真系统的分析研究和比较深入的独立思考，而在“艰苦的工作”和“创造的乐趣”中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部《李乔评传》无疑是李乔研究的新突破，也是我省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样一部专著，出自一位年轻的彝族女作家之手，更值得高兴和祝贺。希望黄玲同志继续努力，在写散文、小说的同时，也搞研究和评论，在社会主义的文学道路上，不断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1996年11月27日·昆明

目 录

序一.....	王天玺 (I)
序二.....	晓 雪 (IV)
第一章 初涉人生	(1)
一 童年和“走厂”	(1)
二 艰难的求学之路	(9)
三 昆明寻路难	(15)
第二章 追寻光明的足迹	(26)
一 闯荡上海滩	(26)
二 走上文学的坎坷途程	(43)
三 投笔从戎, 书生抗战	(50)
四 红土高原上的辗转	(57)
第三章 李乔早期创作的艺术个性趋向	(68)
一 得天独厚的文学环境	(68)
二 个人经历和性格气质的影响	(71)
三 初期创作的写实风格	(75)
四 《未完的争斗》和《走厂》	(77)
五 抗日战场速写	(80)
六 小结	(82)
第四章 新生活的召唤	(84)

一 命运的转机	(84)
二 《拉猛回来了》	(86)
三 彝族文学的拓荒者	(91)
四 《挣断锁链的奴隶》及其它	(96)
第五章 《欢笑的金沙江》：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104)
一 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104)
二 鲜明生动的民族特色	(112)
三 艺术风格的成熟与发展	(128)
第六章 复出后的奉献	(131)
一 十年沉默	(131)
二 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134)
三 《破晓的山野》	(140)
四 《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奇遇》	(152)
第七章 再创辉煌	(159)
一 高年又高产的作家	(159)
二 《彝家将张冲传奇》	(161)
三 《未完的梦》	(180)
四 人生坚实的脚步	(196)
第八章 李乔小说：20 世纪云南历史的巨幅画卷	(199)
一 都市与现代	(199)
二 边地与民族	(201)
三 对 20 世纪云南历史进程的形象展示	(205)
四 历史长廊中的人物群像	(208)
第九章 李乔散文的艺术魅力	(211)

一 李乔散文的发展轨迹	(211)
二 李乔散文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216)
三 李乔散文的艺术魅力	(220)
结语：不息的奋进	(229)
一 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	(229)
二 写作回忆录	(231)
附录一 李乔创作年表	(233)
附录二 关于李乔的资料索引	(248)
后记	(252)

第一章 初涉人生

一 童年和“走厂”

1. “文献名邦”石屏

彝族文学的拓荒者、著名彝族作家李乔的故乡在云南省石屏县县城。故乡养育了他的生命，在他心中留下了割舍不去的眷念之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多次用动情的笔墨描绘过故乡在他心中刻下的深深印迹。

石屏，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州，距省会昆明 240 公里，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石屏自唐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称石坪邑，元至元七年（1270 年）置州，明朝沿袭元制；民国改州为县，至今仍为县级行政单位。

这里虽属“穷乡僻壤”之地，却有着大自然美丽动人的风光。县城东门外的异龙湖，就曾是李乔童年生活中一处美丽的乐园。李乔在青年时代就曾用抒情的语言在散文里描绘过异龙湖动人的风光：

像一片明镜似的，天老是泛着那么和颜的微笑，使人走到这原始一般的山谷里来，一见便会惊叹着她的美丽——那是石屏的异龙湖呵！

带着迷人的姿态，怀抱着异湖三岛，静静地躺在石屏的东门外，四周给秀丽的山包围着，那水常年同那高高的笼盖在上面的天空一样：老是那么青苍苍的。^①

在这片贫穷而不失美丽淳朴的土地上，却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深厚的文化渊源。

据史料记载，明朝初年，朱元璋因为政治统治的需要，曾强迫金陵 10 万大户迁居云南，其中一部分汉族迁到了石屏。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经受过儒家文化长久的熏陶，他们的到来，无疑为石屏这块贫穷落后的土地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汉文化和当地古老的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共求生存，使小小的石屏在明朝万历年间获得了“文献名区”的赞誉。清朝乾隆十七年，知州史鲁璠又题写了“文献名邦”的匾额，悬挂在石屏东门城楼上，成为石屏人的一大骄傲。

石屏人也确实无愧于“文献名邦”的美称。据统计，自明清以来，石屏曾出过文进士 65 名，翰林 15 名，经济特元 1 名，博学鸿词科 1 名，文举 488 名，贡生 760 名，武进士 11 名，武举 150 名。这是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显示了文化教育的兴旺和发达。在当时处于充军发配之地的云南，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的。难怪有人戏称石屏为：秀才不如狗，举人满街走。

有这样深厚的文化渊源，石屏的读书风气自然很盛。据李乔回忆，当年的石屏，夜里走在县城的小街上，到处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每当谈起故乡的历史和文化，李

乔的自豪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晚年他还专门著文介绍过石屏历史上几位出类拔萃、蜚声全国的贤明之士：朱熹、崔述、陈海楼、袁嘉谷^②等人。这些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既是石屏人的一种骄傲，也是李乔成长道路上一片内容丰富的文化背景。

2. 家庭与亲情

公元1909年，北平的大街小巷飘扬着大清王朝的黄龙旗，庆祝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就位，国号宣统。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十日，遥远的云南边陲石屏县城一个贫穷的乌么蛮后裔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男孩。作为长子，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和快乐，同时也为贫穷的父母增添了一份负担。他就是日后成长为彝族文学拓荒之人的著名彝族作家——李乔，乳名乔安。

关于自己的家庭，李乔曾在一篇散文里对童年的境况作过生动而辛酸的描述：

小时候，我家五口蜷居在一间租来的破烂的土掌房^③内，……居住在这个连牛圈也不如的地方，当然是由于穷得没有办法的缘故，否则我们怎么会不想住那窗明几净、不怕风雨、充满温馨的高房大屋？然而命运却使我家不得不住了三代。^④

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里，李乔的童年是在贫穷和寂寞中度过的。唯一给他安慰、让他终生难以忘怀的是家庭中那份宝贵的亲情。

李乔的祖父是李乔人生道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他年轻时曾给上京赶考的举子当过脚力，到过遥远的京城，见过些世面，是位见多识广而又生性耿直的老人，在李乔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祖父对彝族的历史和文化非常熟悉，肚子里装了不少故事和传说。每到彝族过年那一天，他总是很早就起床，忙着洒扫庭院、祭祀祖先的灵位。然后把年幼的李乔叫到身边，给他讲述彝族古老的历史和传说。彝族人是怎么来的？彝族的历史有着哪些变迁？在老人口中，彝族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如山泉一般淙淙流淌，滋润着李乔幼小的心田。这种潜移默化的启蒙教育，对李乔个人气质、人品的形成，以及对他以后将要从事的文学创作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乔的母亲是个漂亮而贤慧的彝族妇女。她相夫教子，用自己慈爱的胸怀呵护着一个贫穷的家。她虽然没有文化，却凭着自己的聪慧，把从汉族人家听来的儿歌唱给李乔听，还教他一些简单的启蒙诗。李乔晚年回忆起自己的母亲，还动情地说：“我的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她尤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把汉族的文化传授给我。”^⑤他清晰地记得当年母亲教自己念的一首童谣：

小小读书生/黄昏读五更/鸡鸣清早起/心想跳龙门/
龙门日日开/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平常的日子，母亲给李乔唱歌讲故事，教他做人的道理，给李乔的童年留下了温馨的记忆。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对自己的儿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当李乔小学毕

业去县衙门里参加会考时，她悄悄将半枚银元塞在儿子的口袋里，希望他能考赢（银）；当李乔在菜园劳动汗如雨下之时，她会悄悄摸出一枚带着体温的铜板，让儿子去买碗凉粉解饥渴。母亲身上那些勤劳善良的品质，给年幼的李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李乔在晚年回忆起母亲，语气中仍有无尽的怀念和尊敬。

遗憾的是李乔的母亲只活了 43 岁，她因为患肺结核无钱医治，在贫病交加中含恨而逝，遗下年少的李乔和一双幼小的弟妹。母亲的去世，对李乔是个沉重打击，给他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作。

李乔的父亲是个耿直而严厉的人，有着嫉恶如仇的品格。少时的李乔曾因为逃学赌钱，被父亲用绳子五花大绑起来狠狠揍了一顿，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李乔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自己的父亲：

我父亲同母亲的性格相反，虽然对我也疼爱，但极严厉，有如荣国府的贾政对宝玉一般。不同的是，贾政吃的是珍馐，穿的是锦绣，满肚子诗书。父亲吃的是南瓜、糙米饭，穿的是褴褛的大襟衣，肚里装的是苦水。二人不约而同的是，打起儿子来手不会软，不打得鬼哭狼嚎不住手。

父亲对儿子严厉，目的是希望儿子能认真读书，求上进走正道，将来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李乔长大后才渐渐悟出了父亲对自己的一片苦心。

家庭，是李乔人生道路之初温馨的驿站，给了他宝贵

的亲情和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他接受了彝族传统民族文化和先进的汉族文化互相交融渗透的启蒙教育。父辈身上勤劳善良淳朴的品质，对他的人格形成有着很大的教化作用，使他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能做到真诚、善良、质朴，宠辱不惊，为文坛后辈树立了良好的楷模。

3. “走厂”的悲苦

“走厂”即到个旧矿山当矿工（砂丁），是二三十年代滇南农民求生的一条出路。李乔曾在一篇散文作品中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走厂”的场面：

每到了阴历的二月间，在朝雾迷蒙着、太阳刚刚初升的时候，那背着一个小白包袱，头上戴着一顶破篾帽，成群结队的脸上蒙着一层悲苦的离情，浩浩荡荡由故乡的东门外走出去，如十字军的远征军队似的人群，那便是要到三百多里外的个旧去“走厂”的人们啊！^⑥

“走厂”的人多是破产或失业的农民。他们为生计所迫，也为“发财”的愿望所诱惑，不惜抛妻别子去到二三百里外的个旧矿山当砂丁，从事“阴间讨钱阳间使”的艰苦劳动。李乔的父亲就曾有过“走厂”的经历。在李乔的故乡，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涌向矿山，其中也不乏几个幸运的发财者。每到年关将近，“走厂”的人们便带着一年的辛劳所得，疲惫而满足地回乡与家人团聚。他们手中提

着的花花绿绿的礼物、脸上那一份自得的笑容，在穷苦人家的孩子眼中，是一份摆不脱的诱惑。

在环境的影响下，李乔才 11 岁就萌发了“走厂”的愿望。当时，他因为年幼无知，逃学去赌博，被严厉的父亲狠狠拷打了一顿，于是他无心再去读书，决心到个旧去“走厂”发财。某一日，他悄悄跟在一位亲戚的身后，第一次踏上了去矿山的道路。可惜刚刚走到城外异龙湖边，就被亲戚发觉，将他押送回到父母的身边。

李乔只在家中安分地呆了一年。12 岁的时候，一方面由于他的再三恳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家庭贫穷，他终于征得父母的同意，跟在做生意的姨父身后，正式踏上了“走厂”的路程，以 12 岁的幼小之躯去闯荡苦涩的人生。

“走厂”，只是年幼的李乔渴望摆脱贫困、改善家庭境遇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可是无意之中，这一段充满苦涩的人生经历，对李乔将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却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30 年代李乔闯荡上海滩，他创作的文学处女作，就是取材于这一段“走厂”的经历。

个旧盛产锡，是滇南的重镇，距石屏有 100 多公里。20 年代交通落后，李乔跟在姨父身后在崇山峻岭中整整跋涉了 3 天，才由石屏走到个旧，一路上还要忍受着土匪打劫的危险，胆颤心惊地艰难前行。

当时的个旧，在年少的李乔眼中无疑具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里是个繁华热闹的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大街上走着穿狐皮短袄、戴瓜皮小帽、镶着大金牙的老板；也走着穿破衣烂衫，如叫花子一般落魄的砂丁，还有土匪强盗夹杂其中。一切都和美国西部片中的场景惊人